



原始灵魂

杨人辛◎著

— *The Native Spirit* —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原始灵魂

— *The Native Spirit* —

杨人辛◎著



ZHEJIANG UNIVERSITY PRESS

浙江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原始灵魂:汉、英/杨人辛著. —杭州:
浙江大学出版社, 2013. 7
ISBN 978-7-308-11657-2

I. ①原… II. ①杨… III. ①诗集—中国—当代—汉、
英 IV. ①I22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3)第 138404 号

原始灵魂

杨人辛 著

责任编辑 张 琛
封面设计 续设计
出版发行 浙江大学出版社
(杭州市天目山路 148 号 邮政编码 310007)
(网址: <http://www.zjupress.com>)
排 版 杭州金旭广告有限公司
印 刷 杭州杭新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710mm×1000mm 1/16
印 张 18.25
字 数 199 千
版 印 次 2013 年 7 月第 1 版 2013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308-11657-2
定 价 39.00 元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印装差错 负责调换

浙江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联系方式 (0571)88925591; <http://zjdxbs.tmall.com>

引 子

The happy man is one whose activity accords with perfect virtue and who is adequately furnished with external goods.

—Aristotle

个人与社会的关系如同鱼与水的关系一样,不可能独立存在。全球化时代的大环境作用于人们的社会心理与社会行为,在“dynamics”与“statics”交汇的涡流里,在古与今、中与外、新与旧、边缘与中心、物质与精神、我与我们的频繁撞击带来的机遇、挑战、冲突、矛盾中,从价值观念到生活方式的种种变换让人们或如鱼得水,或无所适从……无论如何,人生之旅的跋涉,总归不能分裂“the union of our body, mind, and soul”;从个人到社会,也总是要达到内外和谐一致的。

2012年的秋季,笔者在北密西根大学社会学系教的一门课是“Globalization and Asian Societies”。其中有一堂课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刻:学生讨论非常投入,主要是关于一系列的 global issues,如 globalization vs. localization, climate change, global warming, development and world poverty (relative vs. absolute), erosion of the earth, population and ecology, technological engineering and the future of human societies,等等。下课后,一位年纪较大、经历过不少艰辛的学生特地走上来告诉我:“I read your poems, and particularly love the one ‘Retreat’, which gives hope to someone like me!”听了她的话,我当时心里很受触动,觉得诗没有白写。这首诗的题目译成中文叫“退路”:

You and me,
face to face,
walking backwards,
further and further
until it's an ocean away.

The vaster the ocean,
the shorter the distance
between you and me
back to back,
as the Earth is round.

在此不禁想老调重弹一下：社会充满矛盾，人生布满艰辛。回顾自己走过的路，其实从中学时代起内心就一直在苦苦挣扎（见后记：十七岁的苦闷），在风雨中寻寻觅觅，向往一种内心世界与外在环境和谐宁静的境界。

也是在中学时代，曾有幸读到丁尼生的一些诗句，非常喜爱，便把下面的诗句抄录在日记本的扉页，作为精神支柱。几十年过去了。如今纸色虽已发黄，字迹也褪成淡墨，读来仍感觉依旧。

“我们长久以来是从我们人类的英雄的幼年时代过来的……因此，还有待我们抛弃幼稚的过于自信和同样幼稚的气馁。我们是成人了，必须有成人的气概：

要意志坚强
要勤奋，要探索
要发现，并且永不屈服……

也许漩涡
将把我们冲刷下去
也许我们
将到达胜利的岛屿……
但在到达终点之前
还有些事情，
一些高尚的工作
尚有待完成。”

愿与同行者共勉。

最后，笔者在此致谢北密西根大学教授科研基金的支持(Northern Michigan University: Faculty Research Grant, and COPS Grant);感谢肩担重任的李捷理博士在百忙中为此书作序;感谢浙江大学的张琛女士、张远方女士,张建理教授和徐五一教授的协助,使这本诗集得以顺利出版。

静泊 夜记于 Superior 湖畔
2013 年 3 月 8 日

序 一

本书作者杨人辛是一位素以社会学者的本能关注人类社会终极命运的学者、博士、教授。作为同行,我们很早就相识。久闻她是才女,但我真正认识并了解人辛教授却是通过她写的诗集——一首首穿越时空、探索灵魂、感悟人生、深入现实的“社会学的诗”。《原始灵魂》是诗人继《域外浮生飘絮》(*Floating Willow Flowers*,中英诗集,2011年由东北大学出版社出版)之后融合社会学视野视角与诗歌写生的进一步探索。

记得2012年8月号的英国社会学协会的核心学术刊物《社会学》上发表了一篇不同寻常的文章,题目是“The Rime of Globalized Mariner”,作者 Michael Bloor 是英国 Cardiff 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授。然而,作者的语惊四座之处不在于其对全球化冲击下世界海运业的转型以及职业水手艰难境遇的剖析,而在于其一改学术文章之传统表述,出人意料地以诗歌的形式将社会学研究成果展现在读者面前。作者借鉴18世纪英国诗人 Coleridge 史诗“The Rime of Ancient Mariner”,全文以抑扬顿挫的韵声分六个章节一气呵成。此文在社会学界引起了不小的震撼,同时也开启了“社会学诗歌”的崭新一页。

当我读到杨人辛教授送来的她的新作《原始灵魂》,我立刻联想到上述 Michael Bloor 教授发表的作品,发现又是一位社会学学者试图用诗歌的形式展现对现实生活的剖析。我答应为她写序,倒不是因为我的大学本科学的是英美文学专业,自己也是诗歌爱好者,主要的动因是当我读了人辛的诗后受到震动,深深地感到她正在做一件非常有意义并且是开拓性的研究工作,她的这一尝试与当前西方社会学界正

在兴起的“公共社会学”思潮是紧密相连的。何为“公共社会学”？这一概念的出现是对社会学研究长期以来重“学术”轻“社会”的一个反制，即社会学论文只关注“学术专业观众”，而忽视“社会普通大众”，变得晦涩难懂，脱离民生。这一概念的创立者是美国加州大学伯克莱分校的社会学教授 Michael Burawoy，他认为在全球化时代的 21 世纪，批判社会学的出路在于“返璞归真”，走向“公共社会学”，而 Michael Bloor 教授所尝试的正是其中的一种新兴的“公共社会学”表述形式，即以生动的诗的语言来代替枯燥的学术/技术语言。诚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他的文章旨在成为“公共社会学”的一部分，即以不同的表述风格来传递在全球化背景下海员生活的艰辛和社会的不公平等。

我又想起了早已仙逝的美国著名社会学家 C. Wright Mills，他应该是当之无愧的“公共社会学”倡导之先驱。以研究冲突论著称的 Mills 教授在 20 世纪 50 年代末就对“象牙塔”似的社会学研究提出批评，他主张摆脱抽象与刻板，提倡贴近生活反映现实之文风。即 Mills 本人津津乐道的“社会学诗作”（Sociological Poetry）。不仅如此，Mills 还将社会学对历史与现实、生活经历与个人境遇之间的联系概括为“社会学的想象力”，并认为这是社会学者研究社会之本质，洞察人际间和谐与冲突的最为有效的方法。对 Mills 而言，“社会学诗作”所要达到的是其在对事实的清晰阐述中带有充沛的人性意义（原文是“... a sociological poem ... contains the full human meaning in statements of apparent fact ...”）。读了人辛的诗，我认为她正是在做这方面的尝试，她对“原始灵魂”的挖掘其实就是对人性真谛的探究，如她在《问天》中写道：

.....

普罗米修斯为何要“盗火”

耶稣为何被钉在十字架上而后“复活”

卢梭为何决定要向世人“忏悔”
马克思为何在饥寒中写完“资本论”
马丁·路德·金为何被抓被刺而今“国祭”

.....

或许，亘古至今
总有一种
宇宙精神
在延续
人类社会的香火

人辛的诗无疑是在尝试着“社会学的想象力”，她对“苍天”的发问，她对“儒释道”的反思，她对社会不公的愤慨，她对真善美的赞誉，忽而激昂，忽而委婉，忽而浪漫，忽而理性。她的笔尖随着飞扬思绪，天马行空，看似杂乱，但整体脉络始终和着当今社会大变革的浪潮节拍一起跳动，她在用社会学家的专业视野思索和分析转型中社会的人与事，请看她的《想不明白的一些事》：

生命，友谊，爱情
多少人孜孜以求
三者的有机统一
又有几许人
真得命运垂青？

尤其在“人性解放”的如今
人们可以无拘无束
放手追求个人的幸福，却为何
有愈来愈多的闪合闪离

性,婚姻,家庭
三者各说各话
或貌合神离,或彻底分弃
东边快马加鞭
已趋近西边的离婚率

无论是在现实的花园菜地
挖掘失去的乐园
或在虚幻的时空里
寻找一朵属于自己的柳絮

为何财富的增长
总伴随愈来愈多孤寂的心
人类平均寿命的延长
似与精神病人的增长成正比

在农田浇成的水泥地上
还有多少人在不懈地流着
在沙漠里耕耘的汗水

请再看她用马克思主义冲突论之观点对全球化弊端鞭辟入里的
批判:

.....

从十九世纪的烟囱里
冒出的烟尘
向四周扩散
已绕着地球
飘了一个来回

一只看不见的手
伸到地球的边缘地域
用大气吸尘
用江河排污
用海洋收集废弃的塑料瓶
开发花样翻新的
“Human Trafficking”
.....

曾几何时，我们坚信工业化是人类文明延续的必由之路，但当今世界的发展使我们对此信念产生迷茫，甚至动摇。无节制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带给人类的是自然资源的流失，环境的污染，气候变化，贫富差距扩大，和人类良知的堕落。这一切已使人类的发展变得难以持续。第五十首《春的变调》则从不同的侧面表达出同样的主题：

.....
太多太多的欲望
泛滥成灾的人造符号
让太多的家园田园破碎荒芜
让太多的霓虹摩天楼挤入云霄
轻松悠扬的口哨伴奏中
有序无序的交响变奏中
是恶性循环的通胀，饥饿，战乱
还有仍然惦记着人类的
火山，地震，海啸
.....
还有多少空间留给海洋
让我们在沙滩筑造城堡

还有多少时间留给心灵
让人的灵性与自然协调

.....

但我以为本书中最具“社会学诗韵”的是组诗《快餐时代》，其中我最为欣赏的是以社会学后现代理论为视角的那首《我是谁？》：

后现代的解构洪流汹涌
人哪，你是否还认识自己是谁？

所向披靡的“ iPad ”
可以随时供你游戏
也可以为你提供各种信息
但是，它能否可以取代人类
日渐萎缩的深思与记忆的潜力？

穷奢极欲的高快消费
几乎可以让人极尽享乐为所欲为
但是，它为何难以填补
一颗颗游荡心灵的空虚？

还有，快餐时代特产的
震耳欲聋的摇滚，可以
发泄激情怨愤甚至动粗骂人
是否可以取代古典婉约简朴自然
滋养心灵的静和之恒美？

一切商品化,数字化,闪电化……

在带来利润最大化的同时

也在无情地吞噬人的灵性

让灵性异化的 impersonality

只增不减的人际家际社际之间的距离

是否能取代人类社会传承所需的 human touch?

是我的无知,多虑?

朋友,你知道吗

我们在往何处去?

还有《快餐时代》之二和之三也是可圈可点,作者用辩证的观点将全球化下出现的社会怪象,如“富贵病”、“快餐爱情”、“买卖青春”等进行了无情的讽刺和批评,指出所有这一切归因于人性的迷失,导致信念丧失和尊严扭曲。因此,找回失去的人性,寻求理解生命的真谛应该说是作者通过她的诗作所要表现的主题,也是她为什么去要挖掘“原始灵魂”的真正意义之所在。

尽管书中的有些诗不免流于平淡,但作者在“社会学的诗”上所作的大胆尝试是值得大力推崇和称颂的。在这个开拓性的领域,人辛不是第一人,但绝对属于站在前沿的人。记得不久前人辛和我有一次电话交谈,谈到她的研究计划,说她退休之前有几件大事一定要完成,不然则虚度了此生。在要完成的几件大事中,包括她要再写一本类似的诗集。我很佩服她的勇气和执着精神,同时也衷心希望她能继续开拓下去,写出更多更好的“社会学的诗”。在此,我借用诗人在本书中的引子作为我序言的结尾:

要意志坚强

要勤奋,要探索

要发现,并且永不屈服……

也许漩涡

将把我们冲刷下去

也许我们

将到达胜利的岛屿……

但在到达终点之前

还有些事情,

一些高尚的工作

尚有待完成。

是为序。

李捷理

美国俄亥俄大学社会学教授

《美国中国研究学刊》主编

美国华人人文社科教授协会会长(2007—2011)

序 二

从看到这本诗集的题目开始,我便深深地被吸引住了——原始灵魂,听起来如此古老而神秘,令人联想到岩洞里朴拙的壁画和史前部落威严的图腾。而有趣的是,诗集的作者杨人辛还有诗人以外的另一重身份:社会学教授。我带着好奇徜徉于这位“教授诗人”笔下的诗篇,发觉她并不卖弄技巧与文字,反而以真诚和质朴为现代诗歌带来了一股清流。

尼采在《悲剧的诞生》中提出,希腊神话中的日神阿波罗代表着理性的和谐适度,而酒神狄奥尼索斯代表着感性的狂热纵情,二者彼此矛盾,彼此促进,共同构成了艺术的双重性。这种双重性在诗人笔下得到了极好的展现:从社会学的角度来观察思考世界,再用诗意的语言加以描绘。大千世界的种种,上至宇宙星辰,洪荒万古,下至现代科技和全球化对日常生活的冲击,如 iPad 和摩天楼,在经过独特的审视和思考后,尽皆纳入诗中。然而诗人对待自然与现代的态度又是截然不同的:自然万物愈是美丽,现代社会的蝇营狗苟便愈是丑恶。在描述自然之美时,诗人不吝挥洒一切美好的灵感与想象:

诗的心语

如奔流的山泉

从珠峰之白

到青海之丝

飞过雪域高山

穿过森林

越过莽原

一路上
采集,蒸发,光和
动能与势能
不停转换

尘世或虚空
爆发或毁灭
生命循环不已
与大自然融为一体
它孕育的原始灵魂
亘古不变

而与之相反的,则是现代社会的种种弊病——这弊病其实已有了千年历史,并还在愈演愈烈。在《牢狱与梦幻》中,诗人不无讽刺地写道:

.....

从一个人到整个社会
理想主义的追求
总伴随饱受痛苦折磨的心灵

要逃避苦恼也行
可在城市找到寺庙求清静
或远离尘世去山林隐居

还有另一条捷径:
吃现实主义的药
治理想主义的病

学一套在功利之海
左右逢源的本领

古人云“家国不幸诗人幸”，此言虽有偏颇，但亦指明，动荡变革的年代往往更能激发诗人的创作灵感。而今天我们面临的则是人类与自然的矛盾，科技与传统的矛盾，战争与和平的矛盾，以及不同价值观的矛盾。在本书中，我们常常可以读到诗人对这些矛盾振聋发聩的质问和思考。我们需要这样的思考，也期待更多的人因这本诗集而为此这个社会思考，为我们日渐消亡的原始灵魂奔走呐喊：

返璞归真
让一条路不总是
从日升走到日暮
让日暮不总是成为
路的尽头

当然，诗集中不全然是这样锋芒毕露、逼人思考的诗句。似乎是为了中和这种冷色调的锐利，诗人也写了许多温暖的情感。从亲情、友情、爱情到乡情，女性特有的细腻和敏感让这些诗行极富感染力，不经意间读到的几行句子，往往都会唤醒读者自身已泛黄的记忆。

好诗人大概都有一颗爱漂泊的心，或许只有看过不一样的风景，辗转过不一样的城市，经历过不一样的生活，才能更好地领悟造物者的神妙与荒谬，人性的美好与残忍。而诗人的情感与思考似乎都在那漫漫旅途中被封存、发酵，酿造出绵长醇厚的香气。读好诗如品美酒，我想我已不必多言，还请诸君开卷一品。

张远方
2013年5月于杭州